

岭南春

杨石



岭南春

杨 石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封面、题图：何礼蔚

岭 南 春

杨 石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3.75 插页 2 字数 56,000

1979年2月新1版 1979年2月第3次印刷

(原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版)

印数：1—30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038 定价：0.31元

· 目 录 ·

山颂·····	(1)
水的赞歌·····	(5)
爱竹·····	(9)
说梅·····	(16)
东湖抒情·····	(20)
羊城漫步·····	(27)
文件·····	(34)
红旗·····	(40)
上京·····	(45)
乘务员同志,你们好啊!···	(52)
从揭日历想起·····	(57)
岭南春早·····	(61)
禾苗篇·····	(64)
桑塘篇·····	(71)
绿色长城赋·····	(77)

老马…………… (82)

赤子心…………… (96)

一首小诗…………… (101)

“四同”赞…………… (105)

山与路·河与渡…………… (108)

更强烈的节奏

更激越的音调(代跋)…… (112)



山 颂

我特别爱山。大概因为是山区长大的，从小就对山有了感情。傍晚，看见日落西山，月上东山，总以为山里面有一个奇异的世界。有时雾重云低，山好象伸出半截在天外；有时日朗风清，青山又紧接着蓝天，好象上天去的梯子。每当雨后斜阳，就可看到一道彩虹从山的这头连到那头，老人家说，用扁担把虹打断，会有许多珍珠宝贝流出来；而在月落星沉的黑夜，群山又突兀峥嵘，怪模怪样，引起人关于虎豹豺狼、妖魔鬼怪的许多联想。所有这些，都在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小孩子的希望、幻想，以至喜怒哀乐，都离不开山。

在参加革命战争的岁月里，更和山结下了不解之缘。那时候，走过许多深山大岭，攀过许多峭壁危崖，钻过许多山坑石洞。当时也常被

造化之功所感动，被大自然之美和丰富蕴藏所吸引，设想着有朝一日在那里搞一个垦殖场，在那里建一个水电站，在那里辟一个疗养区。但是更多的是计划着该在哪里驻军，在哪里放哨，在哪里屯粮，在哪里摆伤病院。我们常为获得一个有利的伏击地形而高兴，常为守住一条隘路而煞费苦心，常为攻占某个山头而付出血的代价。这时候，同山的感情就不是一般的感情，而是革命的感情了。山区有一个奇异的自然景象，当黑夜将尽，黎明到来的时候，地平线上最初露出一抹红光，总是首先照射在山头上，阳光灿烂，山色苍翠，这常使我联想到山区的革命群众。他们在最艰苦的日子里，总是坚决地跟着党走，不顾一切地出尽力量来支援人民子弟兵。因而在人民革命的记功碑上，山区贫苦的革命人民，总是被排在第一列。

真正认识山区，更加热爱山区是在解放以后。全省知名或不知名的山看了不少，它们都以自己雄伟的气魄吸引着人。无论是粤北的石坑崆，海南的五指山，粤东的揭阳岭，粤西的十万大山，都是那么气势磅礴，气象万千。或则拔地而起，独傲群峰，“离天三尺三”；或则叠嶂西驰，万马回旋，“倒海翻江卷巨澜”；或则奇峰兀立，直指苍穹，“刺破青天锷未残”。人们都喜爱

岭南气候。岭南气候的形成，除了纬度以外，南岭山脉起了决定作用。是南岭山脉挡住了从西伯利亚南来的寒流，使岭南四季如春，万花簇锦；也是南岭山脉拦住了太平洋上飘来的大量水蒸汽，蕴蓄着每年一千七百毫米的雨，滋润着万物。你看，山总是自己承担着狂风暴雨，而把温暖和雨露给与别人，一千年，一万年，也岿然不动。

岂但如此而已！山从来就是人类慈祥的保姆。五十万年以前，人类的远祖就是终年生活在山里的。搬到平原以后，仍然向山区索取着大量的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料。但是，只有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度里，山区才真正变得富饶、美丽起来。如果你从空中鸟瞰一下地面，就会发现下面的一片锦绣山河如何逗人喜爱。在重峦叠嶂之间，忽然山环水绕，碧波万顷，那是新丰江、流溪河和数不清的人工湖、大水库；一忽儿，万绿丛中数点红，那是林区工人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的红旗竞赛；一忽儿，云烟弥漫之中闪耀着珠光电炬，那是矿山工人在宝山取宝；一忽儿，白云之上飘着稻花香，那是山区人民把水稻种上了山岗。试想想吧，黎母岭的白藤，凤凰山的茶叶，北山的冬菇，广宁的篱竹，怀集的木材，东兴的桂皮，阳春的砂仁，德庆的果子狸……所

有山林草木之利，有哪一个时代能象今天这样，发挥着如此重大的作用呢！

但是，山区可能给予社会主义社会的远比已经给予的多得多。广东全省是七山一水两分田，这就可以看出建设山区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了。今天珠江上的夜明珠——广州，二千多年前不过是白云山麓的一个小渔村，汕头市在一百多年前也只是桑浦山边的一片荒洲；茂名市和海南的通什，更是几年之间在空地上建设起来的新城市。留恋城市不如去创立城市，让我们继续响应党的号召，到农村去，到山区去，到海南岛去，随着矿场、林场、畜牧场、垦殖场的建设，把千千万万个新城镇建设起来，把山区和农村建设得更美丽吧！

1960年1月6日



水的赞歌

水是生命的摇篮。地球上最早的生命是从水里诞生的。

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，水是无机物。其实，水的活动本身是一个跳跃着的生命，是一首充满着战斗和胜利的凯歌。

你大概不止一次地看见过从地下冒出的清泉，或者在如茵的绿草旁边淌着的流水吧？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当它还是涓涓细流的时候，就表现了倔强的意志和旺盛的生命力？人们为了拦住一洼泉水，曾特意挖了个小潭，潭口围着石块，潭边长上青草，还点缀着五颜六色的野花。对于刚刚冒出地面的泉水来说，这未尝不是一个熟悉的、安逸的小天地。它蛮可以在这里留连徜徉，直到春花雕谢、秋草枯黄，让这些东西沉落到潭底，变成渣滓，连同自己一起在干涸的

冬季成为一滩烂泥。但是，不。涓滴之水，志在海洋。小水潭挽留不了它，小石块阻拦不住它，小花草吸引不了它。打了一个转身，滑下斜坡，它唱着歌，汨汨地向前流去。

流水到海洋去的意志是坚定的。它日夜奔忙，无休无止，永不停下前进的步伐。但是，当它还是细流的时候，并不被人注意；为了去东南大海，有时还不得不绕过西北高山，因为它还缺乏巨大的威力。直至走过了无数的九曲十三弯，汇合了许多径流以后，它壮大了，成了小溪河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它面临了严峻的考验，来到悬崖之前。怪石狰狞，巉岩峭立，多少人在这里会胆战心惊呵！水在这里却表现了坚强的意志。为了到海洋去，它反而加快了脚步，毫不犹豫地冲下去。它冲击着岩石，溅起无数雾珠，映出半天虹彩，发出震耳轰鸣。一瞬间，又在岩下重新聚合起来，迈开脚步，继续向前。我看过不少瀑布。不论是世界有名的贵州黄果树大瀑布，庐山瀑布或是鼎湖瀑布和从化的百丈飞涛，都具有同样的性格，都表现得同样的刚烈。从来，人们总爱把水作为温柔的象征，说什么“似水柔情”。在严峻的考验面前，在决定性的时刻，水却如此坚定、勇猛，表现了义无反顾的、为追求伟大理想而献身的崇高精神！

北方的江河有冰冻，南方的江河多险滩。封江以后的流水艰难地活动在冰层之下，沉着而有毅力。在险滩、峡谷中的流水则那么慷慨激昂，威武雄壮。它对准拦路的礁石和危崖，聚起巨大的浪头，全力扑去，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计。倏然之间，蔚成一幅“乱石崩云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”的壮丽图画。礁石和危崖年年被削弱，终于崩塌到江心里去了，而水却冲出了最后一个峡谷，浩浩荡荡，一泻千里，奔流到大海里去。出了三门峡的黄河，出了三峡的长江，乃至我们南方出了肇庆峡的西江和出了清远峡的北江，都莫不如此。这个时候，回过头来看一看，后面云山万里，重重迭迭，路途那么艰险；看一看前面，海阔天空，红霞如醉，无限前程。江水豪迈地笑了。

当然，入海口并非目的地，毋宁说，这才是生活的真正开始。你看，展开在江水面前的是一片多么浩瀚的世界啊！海洋是多么活跃喧闹啊！有时它呼啸奔腾，排山倒海，百尺高潮蓦地而起；有时它碧浪皴皴，银波细细，温存地轻抚着沙滩；有时它互相追逐，与海鸥共作欢乐的嬉笑；有时它深入谜一样的海底，滋育着玉树琼瑶。它要挟着温带和热带的暖流，乘长风而鼓万里浪，去消融南北极地的冰雪；它要带着人民

的愿望和战斗的友情，从东半球流向西半球。

水能载舟，也能覆舟。水有性格，也有爱憎。它永远载负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航船，向着霞光万道的东方，破浪前进。对于海盗们的贼船，则掀起滔天巨浪，把它永远埋葬在千寻海底！

1960年2月10日





爱 竹

案头放的那个竹节茶杯，常使我爱不释手。

杯形似竹，呈蛋青色。中间有三个节，还浮雕般地突出几片竹叶。称得上古朴、雅致、大方。这是大埔县高陂日用瓷器厂的新产品。

其实，我爱杯主要是由于爱竹。广州少竹，我又有偏爱，竹节茶杯制作得那么精巧美好，于是我就把它当活竹看待了。

我为什么这样爱竹？自己也不大说得清楚。小时候常跟大人跑亲戚，要沿着小梅河走个上十里，河的两岸尽是连绵不断的丛竹。到了亲戚家，那儿也一溜青翠，竹满江干。我常和小伙伴攀竹梢，捡竹壳，或者捉笋虫，挖笋子，嬉戏于竹林茅舍之间。但是，回想起来，当时只觉得竹林好玩而已。一跑回家，看不到竹，也就把竹影儿忘干净了。

竹子突然在我心中成为有生命的甚至似乎也是有知觉的东西，是从一次听外祖母讲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故事开始的。我的外祖母在她村子里是个“才女”，虽然没有读过书，却懂得很多戏文，能讲许多故事。她口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浙江人，好象就是她那个小村子附近人；死后也不葬在曹娥江边，似乎就葬在小梅河边。所以她讲起来象讲邻居的掌故那样熟悉、亲切。

故事的主要情节同现在流传的差不多，不同的是在祝英台哭坟之后。她说，祝英台一哭，墓门开了，祝英台爬了进去。两个轿夫慌忙上前拉人，只扯到两块裙角。风一吹，化成两只蝴蝶飞去。马家气不过，把梁山伯的坟挖了，里面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一对小白石并排地靠在一起。马文才说：“好呀！你们在这里！”把小白石丢到东山脚一个，西山脚一个，分得远远的。谁知不久长起两枝竹。虽然一枝在东，一枝在西，竹尾梢却紧紧缠在一起。

然后，外祖母俨然真有其事那样，指着河边两枝竹说：“你看，这两枝竹尾梢缠在一起，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变的。”

这样，竹子在我的脑海中活起来了。竹子原来是受苦的人变的！大概从这时开始，我对竹

子有了感情。

读书了，同竹子有关的传说慢慢听得多起来。我有一方铜墨盒，面上刻了一首诗，说什么“居不可无竹，无竹令人俗。昔日有七贤，林中共濯足。”讲的是竹林七贤的事。以后又听说王阳明曾经坐在竹子面前，企图“格物”而“致知”，格了半天，格不出个名堂。至于那些出于偏爱而赋予竹子以各式各样性格的，更是众说纷纭。有的说它飘逸，有的说它有韧性，有的说它虚心而有节，不一而足。我总觉得这些说法太玄，不好懂，没啥瘾头。唯有一首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咏竹篙的词，很吸引了我的兴趣。那首词说：“想当初，绿鬓婆娑。自归郎手，青少黄多。受尽几多折磨，历尽几多风波。莫提起，提起珠泪洒江河。”虽然味极辛酸，却说得很形象化。以致有好几年的时间，每当我听到小梅河上传来逆水行舟的船夫们凄清的号子声时，我会想到这首词，想到船夫们一篙一篙地用肩胛抵着竹篙，来回奔跑在船舷上的情景。“莫提起，提起珠泪洒江河。”竹篙上滴下的水珠，不正是船夫们的泪珠么？

后来，我在广州的长堤和上海的苏州河边看到一番更加怵目惊心的景象。那儿的“苦力”们有很多是用竹杠抬东西的。超重的货物，把

蜡黄的、碗口粗的竹杠压成弯弯的一把弓，竹杠又把前后两个面孔蜡黄、骨瘦如柴的“苦力”压成弯弯的一把弓。竹杠和“苦力”都到了差一点儿就要折断的程度。

我吃惊地想道：多么大的“韧性”啊？！

但是，韧性难道就是为了让自己被压成一把弓么？我问自己。

不，不！以后当我听到被聂耳和冼星海谱入《码头工人》和《搬夫曲》里的“吭唷！吭唷！”的呼声，终于爆发出怒吼，要“向着活的路上走”的时候，又解答了自己的问题。

可是，对于竹子的联想却越来越多了。从码头工人肩上的竹杠，我想到妈妈挑了几十年担子的竹扁担，想到乡下抬小轿的轿夫肩上的竹杠，想到平日为阿Q使用着又忽然被赵太爷用来敲击阿Q的脑壳的竹杠……这一枝看来很轻巧的玩意儿，怎么在穷人身上都有着压顶泰山般的分量呢？什么时候，受苦的人们才能轻快地使用它们呢？

这个疙瘩一直积结在胸中好多年。后来在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激动人心的场合里，十分完满地解开了。

那是一九四八年冬天的事情。我带领了一支部队在廉江县境内活动。在拔掉那贺、沙铲、